



海东青

长篇小说

张永军◎著

海东青又名海青、白鹰、玉雕，
它的血性，它的忠诚，
有时人类也不能比拟……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A large, stylized white crane is depicted in flight, moving from the upper left towards the center. The crane's wings are spread wide, and its tail is visible. The background is a deep, dark blue. On the right side, the title '遊字天' is written vertically in a golden, calligraphic style.

遊字天

游字天
游字天
游字天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海东青

长篇小说 ■ 张永军◎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东青 / 张永军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8.4

ISBN 978-7-5399-2858-6

I.海… II.张…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44899 号

海东青

著 者: 张永军
责任编辑: 于奎潮 顾文喆
文字编辑: 王泽阳 吕润洲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 218 千字
印 张: 19
印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99-2858-6
定 价: 28.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CONTENTS

001 写在前面 《海东青》的弧线

001 第一章 祸起海东青

日本矮个子双手握刀慢慢滑步向一边退。沉默片刻后他双手把刀头向右肩上空斜举，“呀”地大叫一声，刚想往前冲，一个旁观的人这时突然出手了，这个人却是陈小腿。

030 第二章 逃遁山林

康鲲鹏听了儿子的喊声，想：他妈的，这么快就来抓我了，在锅台边跳起来。他抓了佟九杀日本刀手的那柄牛角尖刀揣怀里，鼓鼓劲，拖着发软的腿慢悠悠地走出来，看一架马车已经进了院子。

056 第三章 折翼帽儿崖

雄苍鹰前飞会撞上雌苍鹰，就在它稍一迟缓间，右边翅膀已被雌金雕的喙击中。雄苍鹰鸣叫一声，右边翅膀垂了下来，身体歪斜着向松树林里坠去……

079 第四章 人雕大战

就在这时，那只雄金雕突然从乌云中如闪电般俯冲下来。佟九眼睛里的寒光一闪，几乎在雄金雕落在防鹰网上的同时，拉动绳子，那张小网扣下来，在雕鸣声中，把雄金雕扣在网下，活捉了雄金雕。

103 第五章 诱捕

时间到了下午，阳光很充足。佟九突然举起一根手指提醒尼娅佐娃不要出声，他盯着饵鸽看。饵鸽警觉地向天空看着，脖子慢慢伸长变细，突然缩了脖子往一边跳去，一只海东青箭一样冲了下来……

128 第六章 走兽和猛禽

远东豹吃惊吃痛暴怒之下，用尽全身的力量在白桦树林里奔驰。猫头鹰左边大翅膀被树枝阻挡终于向后折断了。远东豹少了些阻力速度突然变快，带着依然在努力扇动另一只大翅膀的猫头鹰冲进白桦树林的更深处……

142 第七章 熬鹰

佟九嘴里噙噙叫着，托着那块野鸡肉保持不动。黄鹰先生盯着佟九看看，突然一啄叨起佟九手里的那条野鸡肉，一点一点吞了下去。黄鹰先生服了。

158 第八章 使刀的海东青

叫花子嘴里嘟嘟哝哝地把纸币往怀里揣，手再从怀里抽出来就多了一支20响匣子枪，扬手跳起来对准原田小五郎就开火。原田小五郎连续中枪倒地。胡长青一个虎扑扑倒原田小五郎的夫人，抱着她滚下台阶去……

177 第九章 三个半鬼子

马营长牵马快步往营门口走，一跃上马，大喊：“上马，冲出去。”这时，马营长听到刚刚出去往龙泉河口聚集的一连已经和日本兵交火了。马营长的心颤了一下，想，一连可能中了小鬼子的埋伏。

204 第十章 追杀

尼娅佐娃被小老黄引进了一片完全陌生的区域。她不知道小老黄为什么显出了兴奋的样子，还认为小老黄终于追踪上了狼獾，却不知道小老黄带着她在追踪一只身上散发出烂肉气味的豹。

227 第十一章 拐子刀，日本刀

佟九露在狼皮帽子外面的耳朵听到了武海青整出的轻微的动静，又听到一种刀瞬间出鞘劈过来的声音。他挥刀向左侧脖子那里挡去，转身后挡，再滑出一个滑步，躲过了那个人迅猛的两劈一刺又一砍。

257 第十二章 别了，海东青

佟九往屋里看去，灰蒙蒙的屋里站着两个握日本刀的人。胡长青和李广富坐在另一边的条凳上，在他们两边站着两个握手枪的人。佟九瞬间瞪圆了眼睛，想，他被胡长青骗了……

295 尾 声

296 附 录 地名及其他

第一章 | 祸起海东青

CHAPTER 1

1

1931年（民国二十年）早春三月中的一天下午，夕阳西下，佟九兴冲冲走进通化县城西关老城街。此时，他的思维已经被一个叫尼娅佐娃的姑娘占满了。

尼娅佐娃是一个好看的俄国姑娘，她和其他十几个俄国姑娘一样，都是舞女。

几年之前，一伙俄国人来到通化县城。他们在老城街大剧院的后街买了一大片灰砖青瓦的房子，再把房子改建一下，变成了院门临街的一座四合院内套两座三合院的大院落。

之后，俄国人在院门的左右两边，挂上一对大灯笼。这是一对南瓜样子的大红灯笼，分内外两层，外层上的彩色图案是西洋风格的各种形态的半裸体女人画，在当地居民看来既好看又古怪。画上半裸体女人翘翘的屁股、挺拔的胸部、细柔的小腰、碧眼红唇金发飘飘，很是醒目。并且，灯笼还是可以旋转的，微风拂过，灯笼就慢悠悠转动起来，灯笼上的半裸体女人便像在跳舞似的。

这种灯笼式的古怪招牌，明白无误地告诉当地居民，俄国人来这里是在做什么生意的。当地居民按照习惯，管这里叫“洋人的家”，也就是俄国洋人开的跳舞喝酒兼赌博的场所。

日子久了，当地居民渐渐知道了这伙俄国人的背景。原来，他们曾经是沙皇俄国的贵族，为躲避国内的战乱，东逃西逃才来到这里的。他们的当家人，是一个叫马罗夫的中年人，据说曾经是个拥有大片领地的子爵大人，而现在他是“洋人的家”里的大柜，他的夫人也就成了“洋人的家”里的大领班。他们家族里的年轻女人——贵妇小姐女仆之流就成了舞女，年老的女人和男人则变成了杂役。其中，那个把守大门叫霍克的大胡子俄国人，就是尼娅佐娃的舅舅，据说此人原来是沙皇俄国部队里军衔挺高的军官……

2

佟九在老城街大剧院门前停下来，扭头看卖油炸糕的摊子。想到尼娅佐娃可能喜欢吃油炸糕，又想到自己刚过29岁的生日，就走过去对摊主说买29个油炸糕，要大点的。

卖油炸糕的摊主是个北方汉族人，个头矮小，一张口就是一口北方话：“行咧，你别急，下一拨炸的才是你的，你得等着。”

佟九冲摊主点点头，掏出几个铜钱丢在摊主装钱用的铁皮桶里，扭头对一边卖鲜肉的说：“喂！老康大哥，别光低着破脑袋数那几个小钱。瞧你那屌样，都数30遍了吧？这天还早，你还行，你的肉眼看就割完卖光了。”

卖肉的老康是个四十几岁的瘦子，住在县城外北边的柳条沟沟门。家道败落后娶了个逃饥荒的北方汉族女人，不过，那女人生病死去有七八年了。老康在女人死后，一个人带个13岁的儿子，靠从屠宰户手里上点鲜肉蹲街边卖，以求生计。他和佟九是好朋友，都是当地满族大姓的后裔。

老康把黑黄的瘦脸抬起，看是佟九，扬起下巴上乱七八糟的胡子，冲佟九点了点头，咧开嘴笑了笑，抬手擦了擦嘴角的口水，说：“臭老九啊，怎么的，下山了？咱哥俩又是一冬天没见了。唉！你小子真没出息。这才几个月，下山就往‘洋人的家’里跑。还找那个老毛子小娘们？真迷上她了？那不行，这二三年我都说了你几十遍了你怎么就不听呢？那黄毛小娘们的屁股就那么好看？前几天听你表

姐说你这二年整鹰卖了不老少的钱，都是响当当的大洋钱。你别都嫖了，也该留点，让你表姐给存着，要不让我给存着都行，我和你表姐给你娶个好媳妇成个家什么的。这‘洋人的家’今几个就别去了。一会儿我收了摊，咱一路去你表姐的小店炖了我留的牛下水，咱几个喝点酒。完了跟我回沟门住下，好吧？”

佟九皱皱眉头。老康有个臭毛病，每次与人见面都是一堆废话；他自己还感觉不到。

和以前一样，佟九不对老康解释他和尼娅佐娃是怎么回事。佟九说：“你那破下水那么臭也能吃？还好意思就着下酒？我来时扔你屋里一只大天鹅，冻得石头似的硬。你回去见了别急了眼生啃，先用凉水解出冰，再剁成小块丢锅里用小火慢慢炖。放点盐就行，吃清汤纯味的。把你撑成个哑巴，我和我表姐、表妹，还有你儿子的耳朵也都清静了。”

老康嘿嘿一笑，说：“谁说不是呢？我也怪我不是个真哑巴，我是个真哑巴你表姐就不烦我了，那我不用使劲就成了你的表姐夫。你表姐可是个好女人，守寡7年什么风吹草动也没有，还把你那个好看的小表妹也给调教得又野蛮又正经，多不容易。你说，你这个表姐夫是我当得成还是老去瞄你表姐的马副营长当得成？”

佟九不想说马副营长，他不熟悉马副营长，就笑一下，说：“我看你当得成。”

老康刚要咧嘴笑，佟九又说：“你老小子下下下辈子生成个真哑巴就当得成了。还有老鼻子年了，你慢慢熬吧。”

老康的笑容僵在了脸上，瞪一眼佟九，又叹了口气。

卖油炸糕的矮个子在一边听了咧嘴直乐。老康扭头冲他喊：“陈小腿，你他妈吃了屎了，乐个屁，再乐把你丢油锅里炸成油炸鬼。”

陈小腿依旧笑呵呵的，也不回嘴，麻溜地把十几个油炸糕从油锅里夹出来，放在一边盆里的铁网上滴油，又包好十几个油炸糕丢进锅里，再把那十几个滴完了油的油炸糕用黄裱纸包了放一边。看到佟九在看，就说：“这是给‘洋人的家’里那大娘们丽达炸的，再炸的就是你的，想吃这东西就不能着急。”

佟九认识丽达，丽达和尼娅佐娃是一起长大的好朋友。佟九就笑着点点头。

这时，丽达颤巍巍地从街上晃来了。她的身材非常巨大，像头庞大的母牛——大粗胳膊大粗腿，大脸盘子大肚子，还有大磨盘似的屁股和那对肥硕的大奶子。

丽达走过来，低下脸，眯了下眼睛，仔细瞄了眼看着她笑的佟九，叫道：“天啊！是佟九先生，亲爱的佟九先生，强壮的小公牛，你总算来了。可怜的尼娅佐娃想她的小甜心整日整夜地流泪，哭红了美丽的眼睛，相思的泪水流成了伏尔加河。”

说着，丽达一把把佟九抱进怀里，又使劲抱紧。佟九也展臂抱上丽达的腰，抱不过来就用一只手勾过去拍丽达的大屁股。

老康在一边盯着看，又皱眉头又打冷战，嘴里嘟哝了一句：“我妈呀！大母熊抱了只小公狼。”

丽达和佟九终于松开了。

丽达说：“我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可怜的尼娅佐娃，佟九先生你付了油炸糕的钱就快来吧。我可不想你看到尼娅佐娃红肿的眼睛，那样你会伤心的。尼娅佐娃需要化妆一下。”

佟九哈哈笑着点头，看着丽达乱颤着跑去了，接着替丽达付了几个铜钱。

老康说：“这金毛大娘们的心眼真他妈多，也真他妈贵，那身肥肉抱一下拍几下肥屁股就是十来个油炸糕钱。”

佟九笑笑没吱声。

陈小腿忍不住嗤嗤又笑。

老康说：“陈小腿你再笑我抢了你油炸糕回去给我儿子吃，抢10个我吃5个再他妈抢5个。唉，你还别说，这几年下来，老毛子的那些大老娘们、小娘们，大小老爷们说咱东北话越说越溜了，就是听着像跳蚤在身上咬，满身起疙瘩。”

佟九没答话，他似乎听到了别的声音，就抬起左手抓了抓左耳朵。佟九耳朵上的皮是黑色的，像铁皮——那是长时间待在山里，并把耳朵露在帽子外面冻黑的。但佟九的听力好得出奇，这是长时间在山里锻炼出来的。

佟九听到了海东青展翅飞过的声音：在这县城热闹的街上，怎么会有海东青呢？

佟九想一下明白了，抬头往街边一棵光秃秃的柳树上看。在柳树的一根枝条上，蹲着一只白色羽毛间杂灰色斑点的白鹰。这种白鹰是海东青的一种，也就是白海东青。

白海东青居高临下傲然而立，一双鹰目也盯着佟九。人和海东青四目相望，佟九叹了口气，把左臂抬起，看着白海东青，嘴里发出“嘛嘛”的叫声。白海东青在那根枝条上跳一步，站在另一根枝条上，还是傲然地盯着佟九，并不飞下来。

佟九从右腿的绑腿里拔出一把牛角尖刀，走到老康的肉摊前割下两块碎牛肉，用右手抓起，对着白海东青抛起落下地，手里掂几下，嘴里还是发出“嘛嘛”的叫声。白海东青迟疑了一会儿，突然展翅向佟九冲来，飞到佟九头顶时探出鹰爪，落在佟九抬起的左臂上。

佟九就说：“老白，春天到了，你怎么还不走呢？你该去找甜心抱抱窝压压蛋生儿育女呀！咱哥俩在一起累了一冬了，春天了，该分开了。你该和我一样，我找甜心大媳妇来了，你吃了肉也去找甜心小媳妇吧。”

陈小腿和老康都伸长脖子看吞吃碎牛肉的白海东青。陈小腿是从北方迁徙过来的，不明白这一人一鹰是怎么回事。老康是知道的，他说：“怎么？你放鹰走它不走？”

佟九说：“是啊！我来前放了老白两次，老白就是不走。这不，这家伙瞄着我又跟着追进县城来了。”

陈小腿插话说：“那就留着，这鹰多难抓，它值钱吧？”

老康冲口说：“你懂个屁。这不春天了吗？咱们鹰把式在春天都要把海东青放飞，这是祖宗传下的规矩。”

陈小腿对佟九说：“原来大哥你是玩鹰的鹰把式，难怪你这人看着古怪又满身野气。”

老康忍不住了，抓起块碎牛肉打陈小腿。陈小腿抬手接住碎牛肉又丢回去，笑呵呵地又丢给老康两只油炸糕。

老康接住油炸糕边吃边说：“告诉你小子，咱家臭老九可不是一般的鹰把式，他是鹰王。你见过臭老九的海东青抓嗷嗷叫的天鹅吗？没见过也不告诉你。他妈小气样儿，才给两个油炸糕，我吃一个还得给我儿子留一个。咱们爷俩都没吃够，嘴里不得劲又想吃了，不得找你买来吃吗？我卖牛肉的钱就被你挣去了，你小子猴精。”

老康说的不错，佟九的确是东边道佟佳江这一带号称“鹰王”的鹰把式。

佟九没理会老康和陈小腿逗嗑子，他在心痛这只不想离开他的白海东青。

佟九来通化县城之前，一直待在山里的老窝里。前不久，他喂饱了白海东青，把它带到滚兔子岭鹰场，解开鹰绊绳，把白海东青放飞了。

白海东青飞入云霄的那一刹那，佟九举头看着，嘴里嘟哝着祝愿的话，直到白海东青飞得看不见了，他才含泪回到老窝。

每年开春二三月份的某一天，佟九都要经历这种人鹰别离的悲伤。鹰把式捕捉、驯养海东青，使它成为帮手和伙伴，并与它朝夕相对，因此感情很深。但是，开春二三月是海东青的繁殖期，为使海东青能顺利回老家去繁殖，不管多么爱海东青，鹰把式这时也得把海东青放归山林。而到了八月草枯黄时，海东青又会飞来越冬，鹰把式就去鹰场再捕一只海东青，驯养它当狩猎的伙伴。

佟九回老窝睡了一夜醒来，出去方便时突然看到白海东青蹲在平日白天蹲的鹰架上，瞪着一对金黄的眼睛看着他。

佟九心里一跳，眼睛湿润了：老白不肯走又回来了。于是他又一次把它放飞。可是这一次白海东青并不飞远，只是围着佟九的脑袋一圈圈地盘旋，飞久了就落在佟九老窝前的白桦树上。

佟九就蹲在白桦树下陪着。人鹰相对呼吸相闻，待了一天一宿，白海东青终于消了气。佟九才唤下白海东青，喂饱它，又带它去放飞。这次白海东青也许懂得了佟九的心情，它飞走了。

佟九看着白海东青飞没了身影，叹息着回了老窝。他怀着一种怕老白回来又盼望它回来的心情，在老窝里待了两天。

两天中，老白没回来，佟九就认为这次它真的飞走了，去找伴侣生活去了。而他也想念尼娅佐娃，就出了山。

佟九先去老康家看了看猎狗大老黄。大老黄冬天在老窝的白桦树林里追狐狸，却在一窝狐狸分批次轮番出击引诱下，被埋在雪中的树根别断了一条前腿，摔下了石坡，被佟九寄养在老康家。它被老康的儿子康良驹照顾得挺好，只是跑起来那条断过的前腿还有点颠脚，佟九放心了。

离开老康家时，佟九留下了一只冻硬的大天鹅。然后，佟九就进了通化县城，先去了震阳街的吴记山货行，把两大口袋从大雁、大天鹅身上收获的绒毛和从天

鹅嗉子里取到的东珠以及貂皮、狐狸皮等等贵重物品换成现大洋，又把现大洋兑换成黄金，把身上的黄金都拿出来仔细数数，足够五十两了。佟九显得挺高兴，揣好黄金走向西关老城街。

可是，佟九不知道，老白又一次悄悄跟了来……

佟九看着白海东青一口口吞吃牛肉，嘟嘟囔囔和它说话：“老白，你吃完就飞走吧。不是我不要你，是你不能不走。你不养下儿女，你这一生就不完整。和我陪伴是你的另一种生活，你还有你自己的生活。咱说好，到了八月你再飞来，咱俩再搭伙，咱俩还捉大天鹅。还有大老黄，大老黄也想着你，也等着你再来。”老康在一旁听了，也禁不住有些伤心。

陈小腿不理解满族鹰猎人对海东青的关切，看着觉得古怪又好笑，就嘿一声笑了，又想到佟九看上去挺伤心的，就忍住不再看佟九和白海东青，把脸转向街上。扫了一眼行人，陈小腿的眼睛突然聚出一道光，他看到了四个日本人。陈小腿的脸色当时就发白了。

这四个日本人腰间都别着一长一短两把细身弯刀，穿着日本式的和服，甩着宽大的袖子，用脚拖拉着踢踏响的木底鞋，走路脚底下没跟，东倒西歪从“洋人的家”的那条胡同口沿街晃过来。看他们这副屌样子，就知道他们刚看了俄国歌舞，喝醉酒了。

3

此时，佟九在喂白海东青，又侧身对着街，没看到这四个日本人。老康面对大街和佟九，他看是见惯的日本人也没多看。

然而，陈小腿却咬牙盯着四个日本人中的一个矮个子，看着他摇头晃屁股，从佟九身边走过去。陈小腿把手悄悄伸进怀里，似握紧了什么东西，悄悄离开摊子向日本矮个子身后靠过去。

可是日本矮个子突然站住了，停下脚，身子晃几晃，转过身，直勾勾地盯着佟九左臂上的白海东青晃荡着走回来。

陈小腿就站着不动了。

日本矮个子把脑袋探过来，他的个头只到佟九的肩部。他一边向后面的同伴招手，一边盯着白海东青问佟九：“你的？这是鸽子？是大个的鸽子？咕咕叫的勾嘴巴的大鸽子？”

佟九的鼻子差一点被气歪了。不过，他知道这家伙是个日本人，就没吱声。

日本矮个子又掉头冲着三个同伴哇哇说日本话，一边着急似的急速摆手。那三个日本人这才停下，围过来看佟九的白海东青。

一个日本人问：“这是鱼鹰？”另一个日本人也问：“这是海雕？白花花羽毛的海雕？”

日本矮个子又说：“我的知道这是只鸽子，大个的能吃肉的大鸽子。他的，这个家伙点头了。”

老康忍不住嘿一声笑了。

日本矮个子抬头看着老康，咧开阔嘴也嘿嘿笑，似乎在为自己能认出一只怪模怪样的大鸽子而得意。

佟九看先过来的这三个日本人离他太近，酒气直往鼻孔里飘，也离白海东青太近；而白海东青的鹰爪已经下蹲，翅膀微微翘起，一对金黄的鹰目紧盯着日本人——这是它冲天而去的先兆。佟九就退一步，说：“你们几个站稳了，别晃悠。谁点头了？那是低头才能看到这小子，什么眼神？你们日本的鸽子长这样啊？这是海东青，不多见的白海东青。”

站在外围的第四个日本人听到佟九的话就分开另外三个日本人挤过来，看着白海东青说：“我的知道这是什么猛禽，这是一只白玉雕，你们叫它白玉爪，它是大清皇帝驾驭的白海东青，是海东青中的极品，是东方的神鹰，满族人的精神图腾。我说的可对？”

佟九皱了下眉头，没想到这个日本人认识海东青，也知道海东青中的极品是白玉爪。但他的白海东青并不是动如白光闪电、瞬息无影无踪的白玉爪，而是仅次于白玉爪的白海东青。

但是佟九不想说这些，而且此时他的心里也有些得意。

佟九说：“你这日本小子还行，东北话说得比那几个说得顺溜，也知道海东青。

你是早几年来咱们这里的日本人吧？”

那个日本人不看佟九，只盯着白海东青，顺手在怀里摸出一张纸币，抓起佟九的右手拍到他手里，说：“钱的你的，鹰的我的。你的快地用你的鹰兜子、鹰蒙子套上白玉爪，我的带走。”

佟九愣了一下，这日本家伙还知道带陌生的鹰走得用鹰兜子和鹰蒙子，不简单。他又看了一眼手里暗绿色的纸币，上面还有个人像。至于是什么国的纸币，佟九整不明白。

当时，整个东北是坐镇沈阳的那位民国大元帅的少帅儿子的政令范围。市面上流通的货币多是各省督造的银圆和铜圆，比如俗称袁大头、孙小头的民国大洋；也有民国发行的各种面额的纸币，还有印有张大帅半身戎装像的银圆。日本人的日本纸币佟九这是头一次看到。

日本人用通红通红的一对眼珠直勾勾盯着白海东青，如果不是怕被白海东青抓一把，这家伙就自己动手捉了。

佟九觉得闹心，抬手把那张纸币拍在日本人的手上，说：“这是什么玩意？有什么用我不知道，留着擦屁股又太硬不如草纸好使。我这海东青啊，你小子能看见就是你家祖上留下的福气，你就知足吧，想买，没门。”

那个日本人看着佟九眼珠更红了，右手探向腹部，握紧了刀柄。但他没拔出刀，又问：“你的真的不卖？”

佟九一声冷笑，抬起左臂往空中一甩，白海东青展翅向空中飞去。

那个日本人掉头向白海东青追几步，只见天空中只剩下一个小白点，就哇啦哇啦大声咒骂起来。

佟九听不懂那个日本人骂的是什么，看日本人着急跳脚大叫他挺高兴，又看白海东青终于飞走了就哈哈笑了起来。

日本矮个子最先恼了，向前晃一步，抬手就甩了佟九一个大耳光，“八嘎八嘎”地张口大骂。

佟九被这一记耳光打火了，抬腿往前冲，却被见机不好悄悄离开肉摊凑过来的老康一把拉住。老康又晃一步挡在佟九身前，对矮个子说：“你们是爷，我的爷！我替我兄弟给爷请安了行不？几位爷，我兄弟是个傻子，傻子你们懂不？就是玩

鹰把脑袋玩坏了的……”

话没说完，老康的脸上也挨了另一个日本人的一个大耳光，脑袋也被拍了一巴掌，紧接着被日本矮个子抬脚踢倒了。佟九把老康拽起来就要往上冲，老康反手拉住佟九，连说：“没事、没事，爷几个肯打我那是消气。没事，挨几下打能长得更结实。真没事，不痛。”

说完老康拽着佟九晃着向后退了两步，打人的三个日本人都笑了——老康是长短腿，站不直，走路左右摇晃。

老康捂着脸嘿嘿笑，但他脸上的表情却像在哭。

一个日本人指着老康的腿哈哈笑着说：“满洲人，东亚病夫！和支那人一样。”

佟九一听就想动手。不，是佟九动脚了。

佟九刚往上扑，日本矮个子就扑上前一拳打来。佟九侧开一步，躲开来拳，抬左腿一记“扁踹”。日本矮个子的肚子中脚，“唔”的一声，屁股向后坐倒，弓成九十度直角，又向后滚了一个跟头，就摔趴下了。一会儿，这家伙哼唧着坐起来，张嘴哇哇开始吐，吐出的东西中夹杂着红色血液，不知是他咬破了自己的舌头还是内脏受了伤。

初时，另外三个日本人看同伴被踹倒觉得有趣，还拍手嘿嘿笑。见日本矮个子吐了血，其中的一个日本人不笑了，哇哇叫骂着拔出腰带里插的长刀，大叫一声，扑过来就剁佟九的脑袋。

佟九是个鹰把式，没脾气、没耐力是做不了鹰把式的。而且此时的佟九思维简单，你打我我就打你，你杀我我就也杀你。这和他狩猎时被野狼、野猪袭击时的应对方式一样。

当时，还有一个日本人悄悄往佟九身后转，但这人不知怎么想的，并没拔出刀。

佟九躲了几刀。那个日本人虽然舞刀剁头、剁肩、砍腰不如清醒时灵活管用，但一直也不停手，盯着佟九哇哇大叫着，一个劲砍。

佟九一边躲刀，一边瞄着另外的日本人。他的右手下垂握住重又插回右小腿绑腿的牛角尖刀。日本人又一次迎面扑来时，佟九抬手把牛角尖刀甩出去。那个日本人猛地一下停下脚，低头看肚子，那柄牛角尖刀就剩个刀柄留在肚子外面。他举在胸前的长刀脱手落在地上，人也坐倒在地。他还没死，但若抢救不及时也就

离死不远了。

佟九伤人，而且这是他头一次用刀伤人。佟九一下子愣住了，冲到那个日本人身边，见这家伙的血流出一大摊，想说失手也晚了。

这时悄悄瞄着佟九后背的那个日本人突然上扑，抱住佟九的脖子往后扳。那个想买白海东青的日本人则拔出长刀来捅佟九的肚子。

老康哇哇叫着甩手跺脚喊“完了完了”，却不敢上前，反而一屁股坐地上大喊大叫，喊公安队来救命。

佟九眼看就要被日本人的长刀洞穿肚子，千钧一发之时，他将左手臂前甩，试图在刀刺过来时抓住刀身，同时右手肘后顶，试图挣脱出日本人的控制。但那个日本人懂日本柔道，虽然醉了酒也力大得很。

佟九一时不得脱困，就用背部顶着那个日本人往后退。这时，白海东青又飞了回来。看到佟九对着挺刀的日本人甩左手臂的这个动作，白海东青认为这是指令它攻击，它就行动了。

那些围观看热闹的人突然看见一只白鹰如一颗流星迅猛地冲下来，“嘭”一声，撞在挺刀前刺的那个日本人的脸上。日本人惨叫一声，丢下手里的刀拍双手去捂血流如注的脑门，还没捂上，人就扑倒在地，扑腾几下就死去了。

白海东青也摔在地上，翅膀扑扇几下，想起身飞去，但没能站起就又摔倒了，鹰爪颤动几下后，也死了。白海东青坚硬的脑袋和脖子都撞碎了。

佟九盯着白海东青的尸体眨了下眼睛，一下子呆住，四肢突然没了力气，连挣扎反抗都放弃了，大脑一片空白。

矮个子这时也不吐了，他没受内伤，是摔倒时牙齿咬破了舌头。他看到两个同伴一个死了，一个奄奄一息，一下子酒就醒了，人也精神了。他一边往起爬，一边冲着抱上佟九脖子的那个日本人喊了句什么。那个日本人就腾出一只左手去拔腰间的那柄短刀。

老康还是不敢上前，抱着那条短腿，坐在地上一个劲地喊：“佟九快跑，快使劲挣开！”

此时佟九的眼睛还盯着白海东青的尸体，但他又开始挣扎反抗，想挣脱开那个日本人的控制，去看看白海东青。